

史忠正公集

史忠正公集卷二目錄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友慶恭校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致某

答左公子

復左公子

致劉允平同年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致金楚曉

與湯公祖

與李餘我

復劉允平同年

復傅鶴汀

與楊某

致副總馬元度

復徽州紳士

與金正希

復左武康

復孫魯山

致給諫倪某

與雲間諸紳

史忠正公集卷二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友慶開統恭校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逼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口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媿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

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
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
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
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
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
喪考妣無不捐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
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
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
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
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若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枮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雍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

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
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
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
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
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
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
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
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
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
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絕絕存

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

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其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貳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像卷勒石揚州梅花嶺祠壁

致某

弟雖庸陋無聞竊願附正人君子之列老鄉翁大名不
啻泰山北斗惜兩地相懸無緣親炙左老恩師立朝正
色憐士清心行者誦之途賈者談之市況我輩樞衣絳
幃親承知遇者乎頃左世兄對揚北闕具言腰成楚女
將吹乞食之號數米充饑竟無王孫之飯向之舉債以
完官今則刻期而取貸在師母及諸世兄人心熱面豈
肯坐負恩錢然千金成擔啓口爲羞我輩必待其如何
乞憐然後假道義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星火成仁取
義不幾以負吾師者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

視爲行路弟已具名京庠傳單遍啓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儀不嫌厚薄至如近鄰郡學鄉翁肯爲生生不窮之義人心義理士林公道戴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臨之矣肅此仰千萬惟炤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拮据無日不以賊爲事而每因棘手之故曠廢居諸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爲甚初於鄧家店札老營設伏於關門沖界上塘撥與賊哨遇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伏隨復引去竊意僥倖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頭砲擊遂分兩枝一枝尙留黃梅一枝遂入宿境一望平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言守不可與言戰又有如老世兄洞鑒者刻下憂心如灼無計可施擬鼓奮一戰而新練之卒僅二千名吳淞之四百皆象人也撫臺操臺無一兵發到時勢如此付之浩歎承教皆

骨月至愛敢不佩服第誰實備兵而令吾民膏於鋒刃
捫躬自責萬死莫辭惟束身以聽處分而已賊勢甚眾
實實不下數萬人若由石碑走大路勢必取道於桐法
已調池陽兵五十名及甯安之二百往戍矣按臺又現
在嚴催想不日可到諸凡守具恃老世兄及諸老先生
料理有素耳匆匆漫復不盡

復左公子

世兄自金陵回便當鼓勵諸生速爲善後之計據賊營
走回官兵皆稱桐之寨黨從賊者甚多時以桐之金帛
子女誘令攻城將來定有一番大舉不可不想到也晦
日自石碑進兵幸得小捷終不能創之使去柰何柰何
光固聲息又急桐之爲桐岌岌乎不可支也今已發兵
三百增戍俟太湖之賊有退意卽還顧矣率復不一

致劉允平同年

昨以小函奉候想達尊覽矣中秋別後抵六安遞有兵
講之事益因各將家丁零星不成伍下令歸併遂有從
中挑之者其爲首有副將劉邦域之家丁舉事之夜其
勢甚衆而究竟爲首者不過數人其餘皆昏夜迫脅實
不知情次日追及同黨者隨去被脅者皆回計走去不
過四五十人而南監之疏情形迥異不知風傳之訛何
遂至此舒城之戰淮兵札營不動其追殺四十里皆曉
兵也一戰之後賊不敢畱亦庶幾資其一臂矣昨者朱
公祖塘報謂犯瓦埠二百人係是叛兵實無此事特老

年臺至愛乃敢布聞亦以見任事之難也萬祈秘密弟
因河南有復返之報暫住六安今已遠去的於廿一北
行矣臨岐悵戀如何可言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弟某自去職廿四日督兵北行今前鋒將抵兗而弟尚在滕縣其遲遲之故因各撫俱奉旨止回而寇復耽耽門庭不得不從容候旨以便回顧也東省經難後亂兵土賊到處橫行不成世界敝標之兵幸守紀律到處有壺漿相迎光景只恨來遲不能建寸功以報聖恩耳閻張鍾老闔門死難令人涕零盧九老身先將士竟死於陣國家失此棟梁悲憤累日不能自己近日仕版中不見姚永老不知何故邸報兩月不見都門事一切茫然今以奏銷勦餉之便敬訊台祉附有懇者軍前監紀初

薦歸德顏二守未果今擬用雄縣令張秉禮聞此人乃
總兵張安之子做官有清名而家計饒裕常養壯馬健
丁且於去歲春間竭力濟軍有勦賊之志若得此人可
助一臂因近畿州縣方慎遴選恐又爲部覆所格祈懇
憲玉成之奏銷疏發於十二月八日因承差被擄逃回
今再遣去故仍前月日也晉生親翁孫北海父母均乞
叱名致意

致金楚晚

治某因寇遁河南於去臘廿四日督兵北援業已小函報聞矣茲抵睢陽聞山左之陷已及鄒滕勢不得不渡河而北也從此日遠旌旗不勝悵慕

與湯公祖

治生行次壽春連接邸報有敵兵出口之說擬馳至蒙
城具疏回蓼而以千金之餉解濟京需何等穩着乃濡
遲不決直抵彭城川兵倡言不肯渡河沙中偶語譁迹
已彰而該將不察也於初九夜二鼓忽發火數把得李
忠和輩鎮住各兵旋札營不動火勢延灼遂燼河干草
棚四百間今已得首惡三人正法治生進退狼狽苦不
可言昨得老公祖札諭卽擬旋師因有此舉反覺不便
只得渡河而北矣乞老公祖措解餉銀三千貯彭城以
俟若鄒滕間可以得旨庶還軍有名耳萬惟畱神又聞

豫兵大譁許州降丁內叛已不保矣豈氣數到此人力
不可挽耶可爲浩歎

與李餘我

川兵妄逞以嚴法懲之幸已貼然渡河矣忽接邸報內見朱公祖入衛之疏奉有已有旨委道入衛之旨而淇亨九老師與左總鎮皆屢旨催之入衛則治某此行非敵出口恐無還軍之理也敬有瀆者徐河廳同知張俊英敝鄉人也舊爲西安僚友相與莫逆其才品膽氣卓爾不羣向爲惡璫所糾今以備河著績考滿在邇耑望栽培又州同劉兆東爲治某社友一塵無染百瘁不辭雖么麼下吏而志期甚遠統乞祖臺於復命時賜之薦剡實足爲良吏勸非敢阿私幸俯原冒昧之罪

復劉允平同年

南舒小捷差壯軍聲然猶未能滿志捷後正遇鄆報久
斷又老親困住天津城中日夕憂惶眠食俱廢於寇退
之後整旅北行途次得家信老親仰藉宏庇已於仲冬
念五抵舍矣惟敵騎不返今又漸逼鄒滕皖兵苦單恐
不能渡河而北也愁緒如蝟莫知所裁睢陽道中捧讀
台翰所諭敘捷宜優以鼓敵愾弟固知之第自反叨恩
逾格糜餉且多小捷飾誇實所未敢若今番三戰皆捷
而寇則一去不留將士之功自是難掩業爲備悉入告
矣地方蝗旱之後又值寇氛冬盡春初困乏實甚弟已

設處賑給行於六安霍山而皖屬尙未能及爲郡邑長吏當此之際莫爲省憂可畏容弟急商救濟之方仰副德意佈復不備

復傅鶴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間可議樞曹一席滿擬首推不意
僅得比部方令人悵歎不已乃未幾里衛議以如此遷
轉而誣爲賄得真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卒無柰
當事瞻顧莫爲平反惟付之舉世公論而已治生辦寃
入援日在勞攘未遑遣候疎節爲慚聊代薄程以將遠
念俟台駕卜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瞻馳

與楊某

老年臺手翰所諭云云真可怪事然翻刻逆案亦覺可
省弟前見左三哥亦曾婉言規之令其晦迹讀書諸兄
頗以爲是不意果以此致瞽家之怒至於不可解也弟
聞楚中各弁深服老年臺寬大得體覺弟事事苛細徒
自苦耳但此時收攬豪傑禮貌不妨稍優而寬大中自
有應嚴覈處弟偶有所聞不敢不效他山之石也恃在
骨肉乃敢爾爾惟我年臺諒之

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閱人頗多求將甚切而忠義性生膽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饑渴無奈徐障江淮較皖尤重又虞當事夙倚以此開嫌幾欲別有借重而躊躇未果聞揆樞夾袋久已首推不佞惟順風一呼以快帥壇之早建而已衝邊戰將出於麾下者甚多此時有置之散閑未展大用者不問官職崇卑乞大將軍撥冗指示求以共濟時艱所甚快也今日克報何如附求賜教

復徽州紳士

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賊亦冒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豺虎屬目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呶呶若此何以爲地方綱繆計耶所諭敬心識之方冗率復伏望鑒原

○ 與金正希

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齒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況紓途縱掠明明賊之行徑

而欲責地方之不疑何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
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
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
翰則此語又似爲募兵官之故爲粧點也台諭云與賊
入而後有悔毋甯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旣難言
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
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卽未必悔苟不禦而卽悔則亦
必不禦而以悔之置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
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臺身居苦塊之中而力負
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

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
靈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弟
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
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

復左武康

痛哭先帝瀝盡心血卒瘞數月甫戢兵民而北騎紛紛
南下河干露宿殮寢俱忘苦不堪爲知己述也時事敗
壞一至於此接手教知爲政靖安家國不負獨老師叔
之誣大爲於邑然此案借題泄忿貪令止議罰贖卽加
以庇貪之名其爲減等可知一避不免借人口實矣蓋
庇之一字代人受罰而避則涉藐旨世兄在事無可媒
孽人卽善譖何以加諸愚意師叔不妨出質痛言借題
傾陷之故卽至重擬而涵淄別白自難泯一世公心千
秋定論世兄但期潔己靖共靜俟公道之自定避與遷

皆非穩着也至不佞軍前題用尤爲不便苟可用力正
不敢秦越視也佳惠附璧亦遠嫌之意

復孫魯山

弟某督兵北援徘徊中道條進條退空受艱辛敵寇兩
耽徒應故事言之汗顏今已回信辨冕矣特此奉聞承
諭考事某堂弟可程少而孤長而貧攻苦窮年秋闈屢
蹶憶先伯以屢中備卷抑鬱早亡今舍弟年踰三旬有
志未展故弟惓惓念之考期在卽偷文字堪錄俾得食
餼於庠則拜德無量若胞弟可模學旣未充年亦未長
考之利否應聽自然弟與模均不敢萌僥倖之想惟老
父母相炤決不敢辱鼎言之及也

致給諫倪某

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

○ 與雲間諸紳

天禍家國逆闖橫行豫楚晉秦所在淪喪陵藩肆其蹂
躡黔黎聽其凋殘用厯聖憂垂二十載近者鴟張北向
犯闕無疑法也聞之五內震裂夫西平許國卽懷內刃
之思太真忘軀遂酒登舟之涕法雖迂疎淺陋未敢遠
附古人而國難方殷何敢或後頃者誓師秣馬以鼓勤
王而坐乏軍需點金無術彷徨中夜泣下霑衣且聞同
仇者臣子之心急公者烈士之義獻牛十二賈人之氣
猶雄指粟一困朋友之交以篤矧夫冠裳大雅正念在
君君辱臣死於斯尤甚伏見諸台臺勵捐糜之素志負

報國之孤忠雖潔身修行或有心難自效而毀家佐難
亦大義所不辭倘邀慷慨之懷爰下芻茭之賜則社稷
幸甚天下幸甚

史忠正公集卷三目錄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友慶恭校

開統

家書

家書一

家書二

家書三

家書四

家書五

家書六

家書七

家書八

家書九

家書十

家書十一

家書十二

家書十三

家書十四

遺書

遺書一

遺書二

遺書三

遺書四

遺書五

二十一日遺筆

史忠正公集卷三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友慶恭校

家書

家書一

信緊急未知何時可到又未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堅固否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願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男爲念昨者賊犯六安我兵三戰三捷自此軍聲大振可保地方無事矣連日因邊情緊急擬於數日提兵入援倘就膝下則萬幸也如敵騎不退俟春融冰泮

仍乞父親母親泛棹南來再圖北上乃萬全之計也恐
可模不諳事體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途疎虞悔之何
及男事情迫切不敢不直言之

家書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一次付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聞
敵兵漸漸南來未知父親母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
可安甯無事否日日懸念寢食不甯如敵兵不退俟至
春間仍坐船回南爲是萬不可冒險而行全在夫人主
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六安已被殺敗我身體壯健不
必挂懷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
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
到如此無可奈何痛甚痛甚

家書三

初聞父親母親駐天津憂懼之甚及承差劉應奎到據
稱城堅可守始略放心然終不能釋懷也茲於二十五
日遇承差汪恩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
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尚未大痊恐到家之後不
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憂惱乞父親凡事寬解男
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境內一毫無犯
若於臘盡春初再爲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願畢矣
聞母親亦常多恙未知近日何如尹大舅聞在蕪湖今
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疋乃母親吩

附買寄者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奎
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容男陸續補還
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慎也

家書四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
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
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箇月未知身體
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
着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
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
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入哥娶親
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姑畱意畱意太爺病體看
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

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只願夫人作箇大賢大孝之人
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
見時爲我致意

家書五

聞吾弟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抵京誠爲幸事吾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近京與山左告急兵力寡弱勢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桂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畱之爲是也考期場事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進取爲志嫂子欲來須在敵退後或待之秋聞一同前來亦可母親素多憂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藥萬不可悞記之記之江醫如思家令賛奏承差有便

馬帶來量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酬之可也

家書六

男屢次具稟恐路途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差承差許應奎賚稟前去聞爲亂阻又未知何日可
到男領兵入衛已於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滕縣
矣京報已斷月餘忽得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
六本內提塘官稟稱父親病已全愈男不勝忻躍恐春
起脾虛更難調治母親身體想亦萬安乘此春月當爲
可模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途間難行前令承差
丁應揚寄銀三十兩爲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
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

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父親母親寬懷珍重
要緊勿以男爲念

家書七

自聞信卽擬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間流寇東犯勢甚洶湧只得先以辨賊爲急今幸三捷之後賊遁境外始以二千餘督之北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通憂憤之極連日始有報到尚是冬至前光景不知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倘藉宗社之福敵早出口則後會尙自可期然遭此亂時骨肉星散真令人一日九廻腸也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嬪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餘不能概及也三太

爺如早晚到家卽寄一信以免懸慮

家書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入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守候扶持不可餓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畱心畱心太太娶了入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舍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

都殺絕了真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畱心畱心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着餓不着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

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
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
病體如難得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
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驛
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
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
敢來我身子頗健並無疾病不必掛心李書隨任十年
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
來看他們跟着做官徒受清苦甯可我們淡薄不可
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

去綾機紬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二十兩俱
望查收

家書九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
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
甚劇吾弟却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
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
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
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
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
母及胡吉雲年兄卽議代者速推受事庶兄得早回家
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迸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

入城吾弟完姻後卽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
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
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
者因道路多梗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
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陷殺戮甚
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家書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稟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惶後江醫又稱漸愈恐是借此寬慰男心近日春起脾虛益費調理未知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爲主恐家間無人事奉男時切懸念又母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抵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看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模婚事旣完心願已畢卽家間清苦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叅將孔登科己題安慶叅將員缺今渠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母親南來卽令本將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

非船不行又可模婚事初完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
揭榜後此在父母上裁男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
去銀五十金又銀杯一隻父親驗收若急於南來缺少
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間則男於七月間差官帶
船迎接惟候信到卽遣之行祖父行狀附寄清明在卽
似應卽勒之石也

家書十一

屢得家信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
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
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
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只要父母
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
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
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
回家一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驃轎三乘
長驃幾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

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
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
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
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人離不得卽不必急急
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卽朱勉齋妻
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
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
家間門戶要謹慎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
要寬些五嬪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
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

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
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我我
因北行故承差尚未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
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
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家書十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濶處此時勢不得不然
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
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効也其
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
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北行尙未見有回音可
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
金公費七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
於別項代支尙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
公費捐以充餉道途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驢市衛

衙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
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
已題安慶叅將缺今渠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卽
僱大轎一乘驃轎三乘及驃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
山東一路夫頗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卽求大
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
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卽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
書到卽行嫂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諫勸之外胡吉雲年
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尙稚學未充當聽
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

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倦
倦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杯一隻查
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卽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
卽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併銀
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家書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尚如舊母親平安不勝忻惄惟弟新婚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聞事若無可望正不如侍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詞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餉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家書十四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
兄於三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遁地方晏然惟念父
親病體不知近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舅在汪承
差處當卽護送回家也前寄去墓誌內有篆額書丹官
銜查書丹應在前當用劉年兄銜篆額用湯公祖銜如
已刻就不妨改鑄嫂子處卽以此字示之三五日後差
人上本當再寫書也

遺書

遺書一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遺書二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遺書三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書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
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
恨獨先帝之讐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德威爲我
了後事收入吾支爲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言四月十
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遺書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讐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
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
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
十九日可法絕筆

二十一日遺筆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骨隨我去看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招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摹勒揚州梅花嶺祠壁